

《歌中情》的故事

■ 罗伊菲

“谁”的生命中没有追求？谁的心底里没有梦想？名成利就，表面风光……美妙歌喉是我衷心的向往。”在网上声乐慕课上，听到华夏男声合唱团的师弟们，呈交他们的作业，录唱这首克美姐作词，黎列刚老师谱曲的《歌中情》插曲〈心愿〉，真挚醇厚的美声，一字一句，激荡起我心中无尽的感慨，满怀的思情，不禁坠回二十多年前，踏上创作华语音乐剧之途的心路旅程。那第一步的惊诧和如梦似幻的感觉恍如昨日，依然历历在目啊！

追溯源头，是不是1995年那本短篇小说集《大地有情》发布会后*，黎老师就萌生了邀请我合作的念头？创作仿西方经典音乐剧形式的华语音乐剧？看到他电传我的信：“读你的小说，觉得写得不错，有兴趣合作写个华语音乐剧剧本吗？”“我？我不会写剧本啊！老师开玩笑吧。”我真的吓了一跳，感到“匪夷所思”，我这个最害怕舞台而且对戏剧没兴趣的人，哪有能力去创作剧本？

*《大地有情》荣获1996年的全国书籍奖。

其后一段日子，我们忙于举办各类风格独特的音乐会，老师时不时会给我点提醒和鼓励，“要不要试试？”我偶尔也会想起，幼年在台中乡下念小学时，曾经那么沉迷于曹禺的《日出》、《雷雨》等剧本，竟然曾经编剧本让同学们演**。长大后从没跟别人提过这事。对于我，那只是孩童时的游戏呀！黎老师莫非有超强的穿越本领？知道我曾喜好这一口？

世间事仿佛真有神的安排，1996年我们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办了黎老师和抒情花腔女高音陈小群的演唱会。这场《月光的魅力》音乐会空前轰动，观众不断呼唤安可曲，两位歌唱家多唱了七首歌。音乐会后的第一堂合唱课，迎来了两位对老师歌声倾慕不已的歌迷——新加坡电视台的创意总监程洁茵和演员焦姣。记得试音时，洁茵清唱了一首《再别康桥》，让我从此爱上这首歌。回座后中场休息时，洁茵悄声对我说：“黎老师真是气质不凡，歌又唱得那么好。我们来编个剧，请他演男主角如何？”

天啊！听到洁茵的建议，竟和黎老师的想法不谋而合，怎不令我再一次感到惊诧？想想自己何德何能，竟有机会与两位才子才女合作？因为洁茵乃是新加坡电视台当年从香港以高薪吸引来新的编电视剧高手，有不少迷倒众生的香港连续剧都出自她手，而黎老师的歌唱及作曲才华更是早已传遍四方，备受赞誉#。

1997年初，黎老师、洁茵和我就这样开启了创作音乐剧之旅。每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就在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厅，一人一杯茶，碰撞出了一出名为《歌魂》的剧本。洁茵是编故事高手啊！每次碰面，都有新构思，而老师的创意更是天马行空，我静静听他们两人说梦，乖乖做笔记，回到家把他们的奇思妙想敲进电脑。半年后，终于完篇，而洁茵却告诉我们，她要离开新加坡到枫叶王国定居了。剧本《歌魂》从此冬眠在我的电脑中，我们不敢梦想有一天，那跌宕起伏的情景会在舞台上演绎。

**参阅我的八十回忆录上集《伊菲心语：行走人间五十年》第二辑第十五篇〈与诗和歌撞个满怀〉（第60页）。

#黎老师1996年的创作歌曲《儿子的心》获上海三文艺团体举办的全球华人作曲比赛创作奖。当年上海电视台特派专人来新加坡为他摄制了个人专辑。

匆匆又一年，我突然被乳癌找上了。在生命最低谷时，多年前的闺蜜，我的第一位土生土长新加坡好友，也是表弟媳妇齐娥，在百忙中约我和她消磨一个下午。两人天南地北地聊着，她突然问我黎老师及合唱团的近况，因为1992年曾介绍她去跟黎老师学过声乐，她对“华夏之歌”音乐会的印象很好。“你现在退休了，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也许我可以帮你完成。”她问我，眼眸里满溢关怀，难道是为我那突如其来的癌病担忧？我想着自己这一生真够圆满幸福，好像没什么遗憾，只是多次讨论修改的剧本《歌魂》还没有启动，不知何年何月才可能找到资金来把它搬上舞台。

“你怎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帮你们啊！”多么美妙的一份承诺啊！

自此“柳岸花明又一村”，《歌魂》启步。又因在第一轮的小型筹款会上，听闻商家议论，“歌魂”之名太不吉利，而改为《歌中情》。这三个由黎老师苦思冥想多日敲定的音乐剧剧名，果真带着我们顺利扬帆启航，全体合唱团员都为此标杆而热情高涨，虽然完全明白，这出音乐剧的所有重要角色都是找知名专业歌唱家担纲，我们至多也只能担任路人甲、乙、丙。我们的合唱训练虽照常进行，却并没有学任何一首《歌中情》的歌，因为老师为《歌中情》谱的歌曲是以专业歌唱家为对象创作的，有相当的难度，何况还需要加上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但对于当年的同学，能够参与，哪怕再微小的一点贡献，都感到欢欣。同学们这种无怨无悔，担任文化义工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啊！记得我在长达半年（2001年1月到5月底）的排练中，无限欣喜地看到剧本中的情节化为形象，无比沉醉地聆听专业歌唱家醇美动人的歌声。我们都甘之如饴地做个打工女，我负责为所有参加排练的演员打包中饭和晚饭。其他东华合唱团团员也个个热心奉献，不介意跑龙套，只求在大舞台上露个脸，有的专管幕后种种杂务。表演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参与的过程已令人沉醉。那真是一段热火朝天的日子。

终于到了2001年5月26日那天傍晚，我和圣韵合唱团的团长负责接待当晚的主宾副总理陈庆炎博士及夫人。整场演出，我陪伴他们观剧，幸喜两边大屏幕有信雅优美的英文字幕，让不谙华文的副总理夫妇，聚精会神地沉醉于剧情中。男女主角清澈晶莹的歌声，将满堂观众的注意力牢牢吸住，大家好

像全投入戏里。中场休息时，陪着贵宾到迎宾室享用茶点，陈夫人还一路跟我讨论剧情，希望我给她一点“剧透”！

这是《歌中情》的首演，三个月前接到讯息，副总理夫妇要出席首演，我们欣喜之余，又焦虑丛生，因为被告知当晚必须满座，天啊！嘉龙剧场1700个位子，一个不能空，我们做得到吗？当即决定这一晚的票可不能交给SISTIC去售卖，我们要将票房掌控在自己手中。记得黎老师在日理万机紧密排练的关头，带领圣韵合唱团到各初级学院宣传。2001年的5月初，尚有400张票没有卖出。赞助人齐娥临时安排我到NTUC的大会上做一场演讲，因为他们乐意包销400张票，却必须确定，拿票的朋友不要缺席。于是我这最害怕公开演讲的人，被逼着站上讲台宣传《歌中情》，真是合了那句歌词：“多少血泪，多少煎熬……”想想，每一场表演艺术不都是这样千锤百炼完成的？！

伴着贵宾们回到剧场，再次坠入舞台上那跌宕起伏高潮迭起的情节，终于听到〈我的天使〉这首歌，那是男主角在演出经典名剧《夜半歌声》圆满谢幕，被观众的掌声淹没时，突见十年相伴的红颜知己，躺在血泊中而生死未卜，无比慌张焦虑，心疼心碎瞬间，一句句深情呼唤啊！顿时催出了不少观众的热泪，而原剧本是：就在这一刻，戏里的满场观众，于救伤车尖锐惨厉的声音中唱那最后一首合场曲：〈你不能走〉。

但……那三场演出没按我们原剧剧本走，因为在首演前一周，几位主要演员发言：第一次演音乐剧就是悲剧结尾，不吉利啊！我抗议：不是悲剧，而是给观众留下余韵犹在的悬疑和期盼。但他（她）们反对得如此激烈，我作为编剧不得不接受临时将“女主角生死未卜”的剧情改为大团圆。

想到制作人黎老师在特刊里说的两句话：“这场演出，如果能让观众心醉神迷，在回肠荡气的音乐中，感受剧中人的欢歌和悲怆，从而体会到人世间爱情的美丽与深沉，便是我最大的满足。”我在一片欢歌庆祝高唱〈夜之魅力〉的“大团圆”结尾时，心中不免涌出几分无奈和遗憾。

剧终人散，伴着贵宾们走出剧场，听到他们议论：幸亏女主角伤得轻，不然真的“好人没好报”。或许我错了，或许改编的尾声更符合群众的期许吧！

二十三年花落水流，尽管《歌中情》仍飘浮于当年参与者的心海里，这

出华语音乐剧却始终没有机会重上舞台，直到新冠病毒来临的前一年，在上海累积了更丰厚经验的黎老师，决定再把《歌中情》推上舞台，怎料百年难遇的疫毒突然肆虐全球，表演艺术陷入漫漫寒冬，何日见春晓？但危机就是契机，三年疫情，网上习艺，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催生出东华合唱团团长方文的新编音乐剧《再现·歌中情》。如同《歌中情》借《夜半歌声》串起整出爱情故事，《再现·歌中情》借《歌中情》展开一个艺术团体在疫情和俗世风雨吹打下，力挽狂澜的励志旅程。

原创的《歌中情》已完成使命，征得黎老师支持决定将剧本以中英文版本出版。

于是，在我电脑里沉睡了那么多年的文字，一一重现，让我如同观看电影般看到那当年创造的人物：真诚善良，一头埋在艺术中的歌唱家陆之凡，他那温柔美丽的初恋情人女高音陈眉君，那陪伴他走过十年坎坷历程的红颜知己萧婉婷，那深深恋慕他的另一位女高音沈玲，那好强好胜的男高音歌唱家刘侃，以及对歌剧艺术痴迷的李老板克襄，和他那忠诚风趣如家人般的亲信老贝。七个性格迥异的角色，演绎着人世间浪漫的爱与恨，情与妒……歌剧院里因爱情与妒嫉而发生的风云变幻，人间悲剧，点点滴滴重现眼前。

回望《歌中情》的源起，怎能不深深感谢恩师黎列刚教授？三十多年随他学艺，学到的又何止于唱好一首歌？三十多年行云踏歌，所获得的又何止于丰润了平庸的日常？

思及三十多年的音乐之旅，方知艺术家最大的魅力，乃是激活每个平凡个体潜埋心底的艺术种子。而一位教师最大的贡献，或许不在他丰厚的学养和精湛的修为，而在于那循循善诱春风化雨的传承。我们都是那幸运的学生。

期待2024年9月《再现·歌中情》于华族文化中心的表演厅绽放耀眼光芒。希望众多的文青和乐友，能手捧《歌中情》剧本，沉醉于《再现·歌中情》激荡心灵的优美歌声中，感受苦难中人性的幽微、艺术的永恒和真善美。

谨以此书献给《歌中情》制作人黎列刚老师，故事策划人程洁茵，促成《歌中情》舞台亮相的挚友张齐娥，以及所有参与《歌中情》和即将参与《再现·歌中情》的知音好朋友们。

感谢出版社八方文化创作室，特别是编辑盛耿捷先生，促成本书的顺利出版，感谢当年女儿尚珞及女婿凯歌，完成《歌中情》的英文字幕，感谢吾儿子澄和孙女之凝为整出剧本的英文文稿把关，感谢华夏男声合唱团的团长龚洪亮、林宗奋、杨丰及东华合唱团的钱能和李响，协助我将所选歌曲的QR Code放在书中，让此书成为文字与歌声交融辉映的有声书。

最后当然不能忘了伴我超过一甲子岁月的老伴，我的老同学郭振羽教授。衷心感谢振羽在我们度过知命之龄后，鼓励我走上行歌、踏歌、放歌的第二条人生轨道，三十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走在我身边，给予大爱无私的支持。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福分。